五雜組

事部

十三

049.2
Sy921g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雜組16巻』　請求記号 049.2-Sy921g

ガラス使用

陳留謝肇淛著
滎陽潘膺祉校

事部一

昔人云富不如貧貴不如賤此憤世之言非至當之論也易曰崇高莫大乎富貴夫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聖人之心豈迴與人殊哉惟不以其道得之故棄之若兎耳後世名高之士乎居大言矯枉過正勝於聖人迨其利交勢怵

12945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雑組16巻』 請求記号 049.2-Sy921g
ガラス使用

往往不遑寧處而失身濫足爲天下笑蓋其中未能自信而特大言以欺人也

死生亦大矣聖人教人未嘗語及死生之故但曰未知生焉知死幽明一貫蓋難言之矣莊生汪洋自恣至於齊萬物小天地彭殤一致菌椿共年似也然其言曰人而無情安得謂之人其妻死曰是其始也吾安能無慨然即此兩語則其底裏亦自不與人異矣釋氏雖談空說無然於生死輪廻之際不免拳拳諄諄復焉纔覺牽累便成障礙不如生老病死時至則行猶爲達者之言也

聖人之實知命謂安於命不趍利避害也是不謂之知命謂之逆天

孔子得之不得曰有命此對子路之言也聖人安土樂天無往不可進退存亡之故知之審矣何必以義命自安始無怨尤哉今之人能以義命自安不求通不諱窮亦可以爲賢矣噫吾未

之見也其言能安命者皆憧憧往來無可柰何而委之命也

世之人有不求富貴利達者乎有衣食已足不願贏餘者乎有素位自守不希進取者乎有貪生畏死擇利避害者乎有不喜諛惡謗黨同伐異者乎有不上人求勝悅不若已者乎有不媚神諂鬼禁忌求福者乎有不卜筮堪輿行無顧慮者乎有天性孝友不私妻孥者乎有見錢不怯見色不迷者乎有一於此足以稱善士矣

曾未之見也

婚而論財其究也夫婦之道喪葬而求福其究也父子之恩絕婦之凌轢其夫者恃於富也子之暴露其父者惑於地也

以才名驕人未有不困者也以富貴驕人未有不敗者也以貧賤驕人未有不取禍者也

富貴驕人多出婦人女子之態才名驕人閭亦文士墨客之常惟近世一種山人目不識丁而剽竊時譽傲岸於王公貴人之門使酒罵坐貪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雑組16巻』　請求記号 049.2-Sy921g
ガラス使用

財好色武斷健訟反噬負恩使人望而畏之若
山魈木客不敢嚮邇足以殺其身而已矣
高而怙權足以殺身胡惟庸石亨是也才士不
遜足以殺身盧柟徐渭是也積而不散足以殺
身沈秀徐百萬是也恃才妄作足以殺身林章
陸成叔是也異端橫議足以殺身李贄達觀是
也其不然者幸而免耳
一目看除目三年損道心除目今之推升削報
也其中升沉得喪毀譽公私人情世態畔援歆

羨種種畢具若戀戀於此有終身喪其所守者
豈止三年損道心已耶
晉人戲言云我圖一萬戶侯尚不可得卿乃圖
作佛耶夫萬戶侯誠難求也即心是佛何遠之
有
以圖果報之念而學佛終無成佛之日矣學佛
者從慧根入較易
易有太極聖人已自一言道盡矣不須更說無
極也天下事物莫不自無而有此何必言即天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雑組16巻』　請求記号 049.2-Sy921g
ガラス使用

地亦自無中來也但理須有寄寓如火傳於薪薪盡則火滅矣謂火非薪亦可謂薪即火亦可謂薪盡而火存亦可謂薪火相終始亦可不必更着一語也

老氏道德之旨非煉形求仙之術也而世之學仙者託之老氏如今之士子讀經書以應科第而曰此吾儒之教也

今之號爲好學者取科第爲第一義矣立言以傳後者百無一焉至於脩身行已則絕不爲意矣可謂倒置之甚然三者殊不相妨生前之富貴偶然耳俟之可也不必惡而逃之死後之文章較之功名差爲久遠不可不留意也至於講明義理孜孜爲善即不必談道講學獨不可使衾影無媿人稱長者乎若輕佻反覆甘於文人無行之爲又何足道

貧賤不如富貴俗語也富貴不如貧賤矯語也貧賤之士奔走衣食妻孥交謫親不及養子不能教何樂之有惟是田園粗足丘壑可怡永侶

魚蝦山友麋鹿毗雲釣雪誦月吟花同調之友
兩兩相命食牛之兒戲着鄰間或兀坐一室習
靜無營或命駕扶藜留連忘反此之爲樂不減
眞仙何尋常富貴之足道乎
人有恒言文章窮而後工非窮之能工也窮則
門庭冷落無車塵馬足之跡事務簡約無簿書
酬應之繁親友斷絶無徵逐游宴之苦生計羞
澁無求用問舍之勞終日閉門兀坐與書爲伍
欲其不工不可得已不獨此也貧文勝富賤文
勝貴冷曹之文勝於要津失路之文勝於登館
不過以本領省而心計閒耳至於聖人拘囚演
易窮厄作經常變如一樂天安土又不當一例
論也
竹樓數間負山臨水疎松脩竹詰屈委蛇庭石
落落不拘位置藏書萬卷其中長几軟榻一香
一茗同心良友閒日過從坐臥咲談隨意所適
不營衣食不問米鹽不叙寒暄不言朝市紅塵
涯分於斯極矣

淒風苦雨之夜擁寒燈讀書時聞紙窓外芭蕉
淅瀝作聲亦殊有致此處理會得過更無不堪
情景
景物悲歡何常之有惟人處之何如耳詩曰風
雨如晦雞鳴不已原是極淒涼物事一經點破
便作佳境彼鬱鬱牢愁出門有碍者即春花秋
月未嘗一伸眉頭也
讀未曾見之書歷未曾到之山水如獲至寶嘗
異味一段奇快難以語人也

四十從政五十懸車耳目未衰筋力尚健或從
情山水或沉酣文酒優游奉歲以保天年足矣
今之仕者涉世既深宦術彌巧桑榆已逼貪得
滋甚干進苟祿不死不休生平未嘗享一日之
樂徒爲僕妾圖輕肥子孫作牛馬耳白樂天所
謂官爵爲他人者有味哉其言之也
宋宗室邵王允良者不喜聲色不近貨利惟以
晝爲夜以夜爲晝旦則就寢至暮始興盥櫛衣
冠而出燃燈燭治家事飲食宴樂達旦始罷人

以爲疾余以爲此驕癖也非疾也吾郡中紈袴子弟常有日午始興雞鳴始寢者然貧賤之家無之也贊子弟無之也勤以治生者無之也驕奢淫佚反天地之性背陰陽之宜不祥莫大焉然而近數十年始有之也

什一致富者不過市井之行居官自潤者永負貪穢之聲故吾見大賈之起家矣未見汚吏之克世也

余嘗見取富室之女者驕奢淫佚頗僻自用動笑夫家之貧務逞華靡窮極奉養以圖勝人一切孝公姑睦妯娌敬師友惠臧獲者槩未有聞曾不數時奩橐俱罄怨天尤人譟擾萬狀或以破家或以亡身其夫雖沾餘沫豐衣美食而舉動受制笑啼不敢至於愚慮昏頹意氣沮喪甘爲人下而不辭者未必不由此也

朱子詩傳謂周禮以仲春令會男女而以桃之始華爲婚姻之候此誤也周禮媒氏之職以仲春令會男女司其無夫家者而會之是月也奔

者不禁蓋先王制禮士如歸妻迨氷泮則婚姻之期當在冬末春初而貧賤之家有過期不得嫁娶者至仲春而極矣故取聖人以是時令媒會合之無使怨女曠夫過是月也其有法令不及之處私相約而奔者亦不禁奔者非必盡淫奔也凡六禮不備者皆謂之奔故曰聘則爲妻奔則爲妾昏期已過即草率成親亦人情也此即詩所謂求我庶士迨其今之意也

小慈者大慈之賊也小忠者大奸之托也建白者亂政之媒也講學者亂德之藪也

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性之者也

孔子家兒不識罵曾子家兒不識鬬習之者也

丹朱不應乏教嚳越不聞被箠語其變也

裴晉公有言吾輩但可令文種無絶然其間有成功能致身卿相則天也葉若林云後人但令不斷書種爲鄉黨善人足矣若夫成否則天也

此二語政同黃山谷云四民皆有世業士大夫子弟能知忠信孝友斯可矣但不可令讀書種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雑組16巻』 請求記号 049.2-Sy921g
ガラス使用

子斷絕噫今之人但知教子弟取富貴耳非真
能教之讀書也夫子弟之賢不肖豈在窮達哉
有富貴而隕其家聲者有貧賤而振其世業者
未可以目論也

夜讀書不可過子時蓋人當是時諸血歸心一
不得睡則血耗而生病矣余嘗見人勤讀有徹
夜至嘔血者余嘗笑之古人之讀書明義理也
非古之讀書資學問也今人之讀書不過以取
科第也而以身殉之不亦惑哉莊子所謂臧穀
異業其於亡羊均者此之謂也

令人之教子讀書不過取科第耳其於立身行
已不問也故子弟往往有登膴仕而貪虐恣睢
者彼其心以爲幼之受苦楚政爲今日耳志得
意滿不快其欲不止也噫非獨今也韓文公有
道之士也訓子之詩有一爲公與相潭潭府中
居之句而俗詩之勸世者又有書中自有黃金
屋等語語愈俚而見愈陋矣余友王粹夫自祖
父以來三世教子惟不以妄語爲訓可謂有超

世之識也已

人能捐百萬錢嫁女而不肯捐十萬錢教子寧盡一生之力求利不肯輟半生之功讀書寧竭貨財以媚權貴不肯捨些微以濟貧乏此天下之通惑也

素位而行聖人之道也以進爲退老氏之術也然聖人亦是退一步法易經一書每到盛滿便思悔吝故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但聖人灼見事理定當如此至老氏曰將欲取之必故予之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及知自守黑知雄守雌等語則是有心求進而姑爲是以伺人未免有鷙鳥將擊必匿其形之意矣故大史公謂申韓原於道德亦千古卓識也

名利不如閒世人常語也然所謂閒者不狥利不求名澹然無營俯仰自足之謂也而閒之中可以進德可以立言可以了兎生之故可以通萬物之理所謂終日乾乾欲及時也今人以宮室之美妻妾之奉口厭粱肉身薄紈綺通宵歌

舞之場半晝牀第之上以爲閒也而脩身行已好學齊家之事一切付之醉夢中此是天地間一蠢物何名利不如之有

訛言之興自古有之但平治之世則較少爾周末之詩曰民之訛言寧莫之懲然不知當時所訛者何事至漢晉時始有爲東王公行籌之說又唐時有訛言官遣捉搦殺人取心肝以祭天狗者又有訛言毛人食人心者有謂狹毋鬼夜入人家者宋元時有訛言取童男童女製藥者

國朝間亦有之然竟不知其所由起也至於黑眚馬騮精之類似訛而實有怪妖言童誕無意矢言事後多驗如厭張箕服之屬又非訛矣

今朝野中忽有一番議論一人倡之千萬人和之舉國之人奔走若狂翻覆天地變亂白黑此之爲訛言蓋不但烏頭白馬生角已也

宋林存爲賈似道所擯道死於漳漳有富民蓄油炷木甚佳林氏子弟求之價高不可得因撫其木曰收取收取待賈丞相用無何似道謫至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雑組16巻』　請求記号 049.2-Sy921g
ガラス使用

漳死於鄭虎臣手郡守其門人也與之經營竟得此木以殮孰謂天道無知哉

道非明民將以愚之故倉頡作書而鬼夜哭聖人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夫使民得操知之權則安用聖人爲矣

今人動稱陽春白雪爲寡和蓋自唐人詩已誤用之矣宋玉本文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則寡和者流徵之曲非陽春之曲也且

云客有歌於郢中者亦非郢人自歌也

宋人有迂濶可笑者徐仲車父名石終身不踐石行遇橋則使人負之而過陳烈吊蔡君謨之喪及其門首率諸弟子匍匐而進或問之曰九民有喪匍匐救之故耳夫徐幸生江北使在江南則終身無出門之日陳幸生江南使在江北則當墜污泥溝澮中矣腐儒不通乃至於此

唐道人侯道華性好子史手不釋卷或問安用此爲答曰天上無愚懵仙人明金陵唐詩纂道

煉丹有道流勸之出家入山者唐曰家有老母世間無不孝神仙此二語可謂的對亦可謂求道之格言也今人無慧業無至性而强欲出世難矣

晉汲桑當盛暑重裘累茵使人扇之恚不清涼而斬扇者宋党進當大雪擁紅爐酌酒醉飽汗出捫腹徐行曰天氣不正天下之事何嘗無對哉

夢之無關於吉凶也審矣今紀兒童俗語皆謂誕妄之言曰說夢言其的非眞也乃周禮特爲占夢之官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然爲王者而設猶之可也季冬聘王夢羣臣庶人獻吉夢於王王拜而受之乃合萌於四方以贈惡夢不亦太兒戲乎天下之廣億兆之衆使盡獻其吉夢太人不勝占而王亦不勝拜也臣民吉夢於王何與而王拜之此眞癡人前說夢耳此書蓋見詩人有熊羆旐旟之語而傳會見牧人之有夢遂以爲獻夢於王也不知詩之所咏皆祝

贊稱顧之詞豈眞熊羆虺蛇一時而同入夢哉

此又夢中說夢矣

今人見紀載中所紀之夢多驗如良弼九齡射日生蘭之類遂以爲古人重夢也夫人無日不夢驗者止此則不驗者不可勝數矣況多出於咐會而不足憑耶孔子大聖也少時欲行道則夢見周公及老而衰遂不復夢則夫子少時之夢亦不驗矣蓋人有六夢惟正夢可占吉凶其它噩夢思夢寤夢喜夢懼夢皆意有所感而現

不寧想像成境非眞夢也余最不信夢乃一生吉凶禍福竝無一夢故知其不足憑也

程正叔度江中流風浪忽起怡然不動有負薪人問之曰公是舍後如此達後如此程異而欲與之言則已去矣夫舍者輕性命亦生若飲非生子是也達者齊脩短得喪若漆園子桑戶是也舍直是勇往不顧達則有見解矣舍者未必達達者自可舍渡江中流而風浪作縱欲不舍逃將安之謝太傅與桓宣武會稽王會於溧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雑組16巻』　請求記号 049.2-Sy921g
ガラス使用

狂風忽起波浪鼓湧諸人有懼色惟謝怡然自若頃間風止桓問之謝徐笑曰何有三才同盡理此達者之言也天道不可知即使一日同盡亦豈懼所能免乎惟聖人之言曰生寄也死歸也余何憂於龍哉此知命委化之言而達與舍俱盡之矣

孔子曰人有三死而非命也人自取之爾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使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忤其君嗜欲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犯衆弱以侮強忿怒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死者非造物之舛也今之人貪色徒鬬冒險求利而不終其天年徃徃委於命豈知命者哉

好利之人多於好色好色之人多於好酒好酒之人多於好奕好奕之人多於好書好書之人有三病其一浮慕時名徒爲架上觀美牙籤錦軸裝潢衒曜驪牝之外一切不知謂之無書可也其一廣收遠括畢盡心力但圖多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雑組16巻』　請求記号 049.2-Sy921g
ガラス使用

蓋不事討論徒涴灰塵半束高閣謂之書肆可也其一博學多識矻矻窮年而慧根短淺難以自運記誦如流寸觚莫展視之肉食面墻誠有間矣其於没世無聞均也夫知而能好好而能運古人猶難之況今日乎

其有不事蒐獵造語精進者此是天才捃由夙慧然南山之木不揉自直磨而礱之其入不益深乎高才之士多坐廢學良可惜也

宋人多善藏書如鄭夾漈鼎公武李易安尤延之王伯厚馬端臨等皆手自校讐分類精當又有田偉者爲江陵尉作慱古堂藏書至五萬七千餘卷黃魯直謂吾嘗校中秘書及遍遊江南名士圖書之富未有及田氏者而名不甚章惜夫

俗語謂京師有三不稱謂光祿寺茶湯武庫司刀鎗太醫院藥方余謂尚不止於三者如欽天監之推卜中書科之字法國子監之人材太倉之畜積皆大舛訛可笑而内秘書之藏不及萬

卷寥寥散逸卷帙淆亂徒以飽鼠蟫之腹入胠篋之手此亦古今所無之事也

余嘗獲觀中秘之藏其不及外人藏書家遠甚但有宋集五十餘種皆宋刻本精工完美而日月不及日就浥腐恐百年之外盡成烏有矣胡元瑞謂欲以三年之力盡括四海之藏而後大出秘書分命儒臣編摩論次噫談何容易不惟右文之主不可得即知重文史者在朝之臣能有幾人而欲成萬世不刊之典乎內閣書目門類次第僅付之一二省郎之手其泯淆魚豕不下瞽瞍而不問也何望其它哉

夷堅齊諧小說之祖也雖莊生之寓言不盡諒也虞初九百僅存其名桓譚新論世無全書至於鴻烈論衡其言具在則兩漢之筆大略可睹已晉之世說唐之酉陽卓然爲諸家之冠其敘事文采足見一代典刑非徒備遺忘而已也自宋以後日新月盛至於近代不勝充棟矣其間文章之高下既與世變而筆力之醇疎又以人

分然多識畜德之助君子不廢焉宋錢思公坐則讀經史臥則讀小說上廁則閱小詞古人之篤嗜若此故讀書者不博覽稗官諸家如暍梁肉而棄海錯坐堂皇而廢臺沼也俗亦甚矣

求書之法莫詳於鄭夾漈莫精於胡元瑞後有作者無以加已近代異書輩出剞劂無遺或故家之壁藏或好事之帳中或東觀之秘或昭陵之殉或傳記之裒集或鈔録之殘賸其間不準之語阮逸之贋豈能保其必無而毛聚爲裘壞斷成玦亦足寶矣但子集之遺業已不乏而經史之翼終泯無傳一也漢唐世遠既云無稽而宋元名家尚未表章二也好事之珍藏靳而不宣卒歸蕩子之魚肉天府之秘册嚴而難出李鮑鼠蠹之饕飡三也具識鑒者厄於財力一失而不復得當機遇者失於因循坐視而不留心四也同心而不同調者多享敝帚而眇夜光同調而不同心者或厭家雞而重野鶩五也故善藏書者代不數人人不數世至於子孫善鬻者

亦不可得何論讀哉

今天下藏書之家寥寥可數矣王孫則開封睦
撑南昌欝儀兩家而已開封有萬卷堂書目庚
戌夏余托友人謝于楚至其所鈔一二種皆不
可得豈秘之耶于楚言其書多在後殿人不得
見亦無守藏之吏塵垢汗漫漸且零落矣南昌
蓋讀書者非徒藏也而卷帙不甚備士庶之家
無逾徐茂吳胡元瑞及吾閩謝伯元者徐胡相
次不祿篋中之藏半作銀盃羽化矣伯元嗜書

至忘寢食而苦貧不能致至餬口之資盡捐以
市墳素家中四壁堆積充棟然常奔走四方不
得肆志繙閱亦闕韜事也

建安楊文敏家藏書甚富裝潢精好經今二百
年若手未觸者余時購其一二有鄭樵通志及
二十一史皆　國初時物也余時居艱亟令人
操舟市得之價亦甚廉逾三月而建寧遭陽侯
之變巨室所藏盡蕩爲魚鱉矣此似有神物呵
護之者今二書即百金索之海內不易得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雜組16巻』　請求記号 049.2-Sy921g
ガラス使用

胡元瑞書蓋得之金華虞叅政家者虞藏書數萬卷貯之一樓在池中央小木爲徇夜則去之榜其門曰樓不延客書不借人其後子孫不能守元瑞嗷以重價紿令盡室載至凡數巨艦及至則曰吾貧不能償也復令載歸虞氏子既失所望又急於得金反托親識居間減價售之計所得不十之一也元瑞遂以書雄海内王元美先生爲作酉室山房記然書目竟未出而元瑞下世矣恐其後又蹈虞氏之轍也

書所以貴宋板者不惟點畫無訛亦且箋刻精好若法帖然凡宋刻有肥瘦二種肥者學顏瘦者學歐行款疎密任意不一而字勢皆生動箋古色而極薄不蛀元刻字稍帶行而箋時用竹視宋紙稍黑矣　國初用薄綿紙若楚滇所造者其氣色超元匹宋成弘以來漸就苟簡至今日而醜惡極矣

宋時刻本以杭州爲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今杭刻不足稱矣金陵新安吳興三地剞劂之精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雑組16巻』　請求記号 049.2-Sy921g
ガラス使用

者不下宋板楚蜀之刻皆尋常耳閩建陽冇書坊出書最多而板紙俱最濫惡蓋徒爲射利計非以傳世也大凡書刻急於射利者必不能精蓋不能捐重價故耳近來吳興金陵駸駸踣此病矣

近時書刻如馮氏詩紀焦氏類林及新安所刻莊騷等本皆極精工不下宋人然亦多費校讎故舛訛絶少吳興凌氏諸刻急於成書射利又慳於倩人編摩其間亥豕相望何惟其然至於

水滸西廂琵琶及墨譜墨苑等書反覃精聚神窮極要眇以天巧人工徒爲傳奇耳目之玩亦可惜也

近來閩中稍有學吳刻者然止於吾郡而已能書者不過三五人能梓者亦不過十數人而板苦薄脆久而裂縮字漸失眞此閩書受病之源也

內府秘閣所藏書甚寥寥然宋人諸集十九皆宋板也書皆倒摺四周外向故雖遭蟲鼠齧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雜組16卷』　請求記号 049.2-Sy921g
ガラス使用

中未損但文淵閣制既庳狹而牖復暗黑抽閱者必秉炬以登內閣老臣無暇留心及此徒付筦鑰於中翰涓人之手漸以汨沒良可嘆也吾鄉葉進卿先生當國時余爲曹郎獲借鈔得一二種但苦無傭書之資又在長安之日淺不能盡窺東觀之藏殊爲恨恨耳

王元美先生藏書最富二典之外尚有三萬餘其它卽墓銘朝報積之如山其考核該博固有自來汪伯玉卽不爾豈二公之學有博約之分耶然約須從博中來未有聞見寡陋而藉口獨翁者新安之識固當少遜瑯琊耳近時則焦弱侯李本寧二太史皆留心墳素畢世討論非徒爲書簏者余與二君皆一交臂而失之未得窺其室家之好也

昭武謝伯元一意蒐蘿智力俱畢盡吾鄉徐興公獨跋奇僻驪牝皆忘合二家架上之藏富侔敵國矣吾友又有林志尹者家貧爲掾不讀書而最耽書其於四部篇目皆能成誦每與俱入書

肆中披沙見金觸目即得人棄我取悉中肯綮
典公數年之藏十七出其目中也
常有人家緗帙簇簇自詫巨富者余托志尹物
色之輒曰無有衆咸訝之及耳覈視其尋常經
史之外不過坊間俗板濫惡文集耳竈鬻鴉炙
一紙不可得也謂之無有不亦宜乎夫是之謂
知書
春秋以後宇宙無經矣班固以後宇宙無史矣
經之失也詞繁而理外史之失也體駁而事雜
故詞以載理理立於詞之先則經學明矣體以
著事事明於體之中則史筆振矣疏注不足以
翼經而反累經者也實録不足以爲史而反累
史者也
淮陰侯之用兵司馬子長之文章王右將軍之
作字皆師心獨斷縱横變化無不如意亦其天
分高絶非學力可到也淮陰驅市人而使之戰
囊沙背水拔幟木罌皆人意想所不到之境而
奉以成功司馬子長大如帝紀六書小至貨殖

刺客龜策日者無不各極其致意之所欲筆必從之至伯夷屈原諸傳皆無中爲有空外爲色直游戲三昧耳今之作史既無包羅千古之具又無飛揚生動之筆只據朝政家乘少加潤色叙事惟恐有遺立論惟恐矛盾步步回顧字字無餘以之諛墓且不堪況稱史哉

班固之不及子長直是天分縣絕其文采學問固不讓也然史之體裁至扶風而始備譬之兵家龍門則李廣扶風則程不識耳

史記不可復作矣其故何也史記者子長倣春秋而爲之廼私家之書藏之名山而非懸之國門者也故取舍任情筆削如意它人不能贊一詞焉即其議論有謬於聖人而詞足以自達意有所狥主知我罪我皆所不計也至班固効顰泚筆已爲人告發名詣秘書令作本紀列傳以漢臣紀漢事所謂御史在前執法在後者即有域外之議欲破拘攣之見已兢兢不保首領是懼矣司馬温公作通鑑詳慎久而未成人即有

飛語謗公謂利得餐錢故爾遲遲公遂急於卒業致五代事多潦草繁冗傍觀小人之掣人肘如此縱有子長之才安所施之太史公與張湯公孫弘等皆同時人而直書美惡不少貶諱傳司馬季主而抑賈誼宋忠至無所容封禪書備言武皇迷惑之狀如此等書今人非惟不能作亦不敢作也

董狐之筆白刃臨之而不變孫盛陽秋權兒慫之而不改吳競之曰宰相新之而不得陳桱之紀事雷電震其几而不動容如是者可以言史矣

余嘗爲人作志傳矣一事不備必請益焉一字未褒必祈改焉不得則私改之耳嘗預脩郡志矣達官之祖父不入名賢不已也達官之子孫不盡傳其祖父不已也至於廣納苞苴田連阡陌生負穢名玷污齒頰者猶娓娓相贈不置或違布置以延譽或強姻戚以祈求或挾以必從之勢或示以必得之術哀丐不已請托行之爭

辯不得怒詈繼焉強者明掣其肘弱者暗敗其事及夫成書之日本來面目十不得其一二矣嗟夫郡乘若此何有於國史哉此雖子長復生亦不能善其策也

王荊公作字說一時從風而靡獻諛之輩競爲發其書亦非也凡古人之制字自必有說豈苟然而成者若以荊公爲非則許氏說文固已先之矣若不穿鑿附會引援故實必得古人之意而止其不可解者闕之卽不敢比六經未可謂非經之翼也

字有六義指事象形會意者正書也可解者也諧聲轉注假借者書之變也不必解者也如江之從工海之從每知其聲之相近而已必解其何以從工何以從每則鑿也天下之事有本淺者不宜深求之本易者不宜難求之本俗者不宜文飾之蓋不獨一字說爲然也荊公若知此

意必不壞宋國家矣

鄭夾漈六書略凡二萬四千二百三十五字而諧聲者二萬一千三百四十一則諧聲居十分之九矣而欲一一說之可乎

切字有三十六字母相傳司馬温公作也其中有一音而兩母者如羣溪徹牀等字蓋因平聲有清濁故不得不爲兩母今常謂加一母不如加一聲凡字以五聲切之如通同統痛倥之類則凡同母者可以盡廢又切平聲者當分清濁二音如風字宜作方空切今俱作方馮切則字也馮字宜作符同切今云符風則豐字也此類甚多蓋俗人但知拘沈約韻漫取韻中一字切之不知施之上去入則可平聲自有二種不可混而爲一也

切字之法余七八歲時一聞即悟及長以語人有學數年而竟不知者故謂此書在悟者即爲筌蹄而不悟者何殊嚼蠟廢之可也

道書以一卷爲一身身音軸今人即謂之卷非

也佛書以一章爲一則又謂一縛縛古絹字亦
卷字通用耳
今天下讀書不識字者固多而目前尋常之字
誤讀者尤多其於四聲之中上去二聲極易混
淆所以然者童蒙之時授書塾師皆村學究訛
以傳訛及長則一成而不可變士君子作數篇
制義取科第其於經籍十九束之高閣矣誰復
有下帷究心者即有一二知其非而一傳衆咻
世亦不見信從也故欲究四聲之正者當於子

弟授書之時逐字爲之改正然與世俗不諧駭
人耳目人反以爲侏㒧矣如上下動靜等字皆
當從上聲人有不笑之者乎
韓昌黎詩云阿買不識字頗知書八分詩成使
之寫亦足張吾軍夫世豈有不識字而能書者
抑昌黎之所謂識字非世人之泛然記憶已也
漢儒之訓詁極其宏博而獨稱子雲識字至使
四方學者載酒以問此其學豈淺鮮者唐王起
於世間字所不識者惟八駿圖中數字則識字

良亦不易而昌黎之詩動用僻字古韻至今千世之下讀之尚不盡識何況阿買也

吳孫休爲四子作名字皆取難犯霍灣字曰滿迄霓觥字曰弈礥壾荓字曰㬎舉蔻褒字曰焚擁此與八駿圖中商泰商丙二字相類亦好奇之過矣唐武后命宗楚后製十二字壨照西天坐地㊁日囝月○星㽙君忠臣夙除鳳載乖年岳正而見它書者又有至人踵證二字南漢劉巖制龔儼字爲名効顰轉甚余觀餘冬序録載宋人有㚖矮㚖齋閨穩奎同上仆嫋奀勒歪[illegible]㚖臘妖大㐭勘閂攘汆游炎没㕮嚇毛鬍芊[illegible]等字蓋俚俗之談杜撰以成字耳豈六書之正哉今人俗字有夯和朗切歪和乖切要少拏欽去聲找爪幫搒平聲牮箭芏苦等字然多見之俗牒耳余觀海篇直音中所載視說文不啻百倍蓋人以意增減之無非字者恐將來字學從此益淆亂矣

樂善録載趙韓王病遣道士上章神以巨脾示

之濃烟罩其上但末有火字趙聞之曰此必秦王庭美也余按美字從羊從大非火也豈神明亦不識字耶其爲後人附會無疑

楊用脩最稱博識亦善杜撰而劉夫人碑中俊迲二字及酒官牌中炁字皆不識余謂古今傳記中難字固亦有限而釋道二藏中恐即徧觀未能盡識至於近代海篇直音偏傍上下類以意增觸而長之無復窮極非六書之正何以能識即識之亦無用也

說文太略而篇海太繁沈約韻書踈漏益多惟當以十三經二十一史合釋道二藏彙而訂之奇而難識者即注見某書一切杜撰者悉去之其於同文之治未必無裨也

余在山東行部沂州有毛陽迷檢司懵然不識問胥曹曰音山歸檢字書皆無之因考史中郡國志有奇字者附於此有慮虒音盧夷茬平今省爲茌即音忌瑵音貢⿰忄忠題⿰忄忠古莎字⿰黑阝若么反朸音力⿰執阝音執邞音夫郁⿰馬阝音孱罵樸剫音蒲圜⿰彳示氏音權精訶⿰耶阝訶音男而囷淵

鄄絹盩周厔至人亦多不識也

東軒筆録載王沂公命王耿按陳絳事至申書立命進熟進熟不知何物以意度之似是具呈之義

博古而不通今一病也鉤索奇僻而遺棄經史二病也孟子之文每一議論必引書或詩以證之今人爲文旁採謳諺而不知引經是爲無本之學矣

博學而不能運筆天限之也陸澄劉杳是也高才而苦無學術人棄之也戴良李賀是也然以才勝者患其跅跑可以陶鑄若徒書厨經庫吾末如之何也已

焦弱侯謂今之讀書者不識句讀皆由少年不經師匠因仍至此其論甚快因舉數事如至大至剛以直點爾何如講事以度軌等語文義皆勝舊但李彥平讀禮記一段余未敢從蓋男女不雜坐自爲句至不同巾櫛爲句不親授自爲句今以不同屬上句雖無害而巾櫛不親授則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雜組16巻』　請求記号 049.2-Sy921g
ガラス使用

不通矣男女授受不親何獨巾櫛哉至四書九經中句讀當改易者尚多如卒爲善句士則之履帝武敏句歆攸介攸止若此之類尚多未易枚舉也

少時讀書能記憶而苦於無用中年讀書知有用而患於遺忘故惟有著書一事不惟經自己手筆可以不忘亦且因之搜閱簡編遍及幽僻向所忽略今盡留心敗笥蠹簡皆爲我用始知藏書之有益而悔向來用功之蹉跎也

余自八九歲即好觀史書至於亂離戰爭之事尤喜談之目經數過無不成誦然塾師所授不過編年節要綱鑑要略而已後乃得史記漢書及朱子綱目讀之九三四過然止於是而已最後得二十一史則已晚矣然幸官曹郎冷局得時時奉業也

漢光武好圖讖至用三公亦以讖書決之尹敏遂因其缺而增之曰君無口爲漢輔帝雖責之而竟不罪也讖書今世所禁不知作何狀亦不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雑組16巻』　請求記号 049.2-Sy921g
ガラス使用

知何人所作但堪輿家常引識語附會吉地以爲識地亦竟不知其所從出強半杜撰之詞耳今世所傳有推背圖相傳李淳風所作以占帝王世次其間先後錯亂云是宋太祖欲禁之不可乃命取而亂其序并行之人見其不驗遂棄去然多驗於事後雖知之何益聖人所謂百世可知者豈是之謂哉

東漢至三國罕複名者蓋寡然僑如無忌去疾之類往往見於經史而三名不偏諱之義三代已有之則亦何嘗以複名爲非也王莽矯誣遂著爲禁令至諷匈奴亦上書更名可笑甚矣廼今時則複者十七亦以歲久人繁易於重犯故耳且使子孫不偏諱未爲不可也

周公謹癸辛雜識載先聖初名兵已乃去其下二筆此事竝無所出按先聖因母禱於尼丘而生故名丘字仲尼豈有名兵之事誕妄甚矣

古之命名者不以郡國不以山川不以鳥獸惡

疾然亦有不盡然者卽周公子已名禽宣尼子已名鯉矣此蓋爲人君言之也人君之名當使人難知而易避不然者則當申臨文不諱之令夫減損點畫猶之可也至於并其音而更之使千古傳襲恬不知改若莊光之爲嚴光玄武之爲真武也可乎

宋時避君上之諱最嚴宋板諸集中凡嫌名皆闕不書如英宗名曙而署樹皆云嫌名不知樹音原不同曙也欽宗名桓而完亦云嫌名不知完音原不同桓也仁宗名禎而貞觀改作正觀魏徵改作魏證不知徵禎不同音也又可莊者真宗名恒而朱子於書中有恒獨不諱不知其解或以親盡而祧耶至於徽義二名其不諱宜矣

陶穀原姓唐因避石晉諱而改真德秀原姓慎因避孝宗諱而改夫以君父一時之諱而更祖宗百代之氏不孝孰甚矣陶不足責也而西山大儒乃爲此耶

宋人高自誇詡毀譽失實如韓范二公將略原非所長元昊跳梁二公心力俱憊尚不能支而乃有西賊破膽之謠王安石剛愎自用亂天下國家其罪不在蔡京童貫之下而引入名臣之列張浚志大才踈喪師辱國劉琨殷浩之儔也而盛稱其恢復之功比之諸葛武侯及其叔季如楊龜山魏了翁者空言談道豈眞有撥亂匡時之略而猶惜其不見任用寧非嘅名之過哉吾謂宋之人物若王沂公李文正司馬温公之

相業寇萊公趙忠定之應變韓魏公之德量文
綱宗澤之撥亂狄青曹瑋岳飛韓世忠之將略
程明道朱晦菴之眞儒歐陽永叔蘇子瞻之文
章洪忠宣文信國之忠義皆灼無可議而且有
用於時者其它瑕瑜不掩蓋難言之矣
寡廼議論不斷自相矛盾使小人得乘間而進
及其敗也反謂熙寧之禍吾黨激成之譬之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雜組16卷』　請求記号 049.2-Sy921g
ガラス使用

勢猶獗主將首鼠致敗而反咎力戰者以爲挑
釁生事不亦愚之甚哉
性有善惡之言未甚失也而孟子力排之反經
合道之言未甚失也而宋儒深非之皆矯而過
正矣古之行權者如湯武之放伐伊霍之遷易
周公之誅管蔡孔子之見南子何嘗不與經相
反經者權之對也不反則不爲權矣然反而合
道不失其經易所謂萬物睽而其事類者也此
語何足深非又何必抵牾與辯耶

宋儒若明道晦菴皆用世之眞才也雖有迂闊
不失其高下乎此者不敢知也如朱子論周益
公云如今却是大承氣證却下四君子湯雖不
爲害恐無益於病卽此數語朱之設施可知矣
伊川見人主折柳條便欲禁制之說書時顏色
莊嚴儼以師道自處此卽子弟如是教之亦苦
而不入況萬乘之主哉陸秀夫於航海之日負
十歲幼主而日書大學衍義以講不知何爲近
於迂而愚矣聖人之談道皆欲行於世也大學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雑組16巻』　請求記号 049.2-Sy921g
ガラス使用

說明德便說新民中庸說中和便說位育孔子一行相事便墮三都誅少正卯更無復逡巡道學之氣顏淵問爲邦孔子便以四代禮樂告之何嘗又以克已復禮使之教百姓耶宋儒有體而無用議論繁而實效少縱使諸君子布滿朝端亦不過議復井田封建而已其於西夏北遼未必便有制馭之策也

唐虞三代君臣之相告語豈非危微精一之訓彼其人皆神聖也故授之而卽入受之而不疑下乎此者便當納約自牖就其聰明之所及而啟廸之如敎子弟然夫子於顏曾不絶克復一貫之訓而於伯魚不過學詩學禮而已因其材也故主有所長則就其長而擴之主有所短則就其短而翼之時當治平則當陳潤色之略時值喪亂則當先救正之方使之明白而易曉簡易而可行求有益於世而已宋人硜硜守其所學必欲強人主以從已若哲徽寧理皆昏庸下愚之資而曉曉以正心誠意強聒之彼且不知

心意爲何物誠正爲何事若數歲童蒙即以左
國班馬讀之安得不厭棄也
事功之離學術自秦始也急功利而焚詩書學
術之離事功自宋始也務虛言而廢實用故秦
雖覇而速亡功利之害也宋雖治而不振虛言
之害也
甚矣宋儒之泥也賤經太過者至目春秋爲爛
朝報信經太過者至以周禮爲周公天理爛熟
之書不知春秋非孔子不能作而周禮實非周

公之書也至歐陽永叔以繁詞非孔子之言即
又甚矣
古人五十服官六十懸車其間用世者才十年
耳夫以十年之久而欲任天下事歷諸艱無
乃太驟乎噫古之人論定而後官之非官而後
擇也隨才授官終於其職無序遷例轉也夫人
各舉其職官各得其人十年之間治定而功成
矣今之仕者議論繁多毀譽互起循資升降既
不勝其患得患失之心任意雌黃又難當夫吠

形吹聲之口歷官半世而尺寸未聞立身累朝而夷跖不定是用世之具與官人之術兩失之也

今之仕者寧得罪於　朝廷無得罪於官長寧得罪於小民無得罪於巨室得罪　朝廷者竟盜批鱗之名得罪小民者可施彌縫之術惟官長巨室朝忤旨而夕報罷矣欲吏治之善安可得哉

占之相者病於怙權令之相者病於無權其病均也然寧以怙權而易相無以抑相而廢權相者下天子一等耳以天下之重兆民之衆而責之一相不假以權權將安施哉堯拔舜於畎畝之中詢四岳進元愷惟其所爲耳下此即桓公之於仲父昭烈之於武侯符堅之於王猛猶然也而國治民安天下萬世不以爲非自末代君臣上疑其下下亦自疑既不能擇其賢否又不能畀其才用天子既從中沮之求安其身不可得也何暇治天下哉

上世之人善舍長而惡惡短中古之人善惡相半至於今日則衆人之所譽不能當一人之毀也百行之盡善不能當一節之少瑕也譽者不以爲贊而毀者必以爲不肖也善者不過一時之揄揚而取者遂爲終身之口實也有始譽而終毀之者未聞既毀而肯譽之者也有始贊而後言其改節者未聞始不肖而後許其自新者也有聞人過而終身訾之者未有聞人善而終身服之者也噫其亦末世之民也已

進贊退不肖均也論其等分則進贊宜多於退不肖如人之養生進粱肉之時多而下藥石之時少也今之薦贊者則謂之市恩謂之植黨即不然亦以爲循故事塞人望而已至於攻擊醜詆不遺餘力穢行俚言纍纍滿紙初若令人怒髮衝冠不可忍耐久亦習以爲常矣不但言人者嘵咲都不出中而被其言者亦恬不以介意矣噫禮義廉耻國之四維臣于比肩立朝而令尋常得恣口污衊之其究也使人頑不知耻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雑組16巻』　請求記号 049.2-Sy921g
ガラス使用

砥礪之道喪矣且也人不復以指摘爲羞則言者愈輕言者愈輕則聽者愈無所適從而大貪巨黜潛入其中不復之能辨矣爲國家慮者不能不爲之三歎也

漢陰丈人聞桔槔之說則忿然作色謂有機事者必有機心師金語子夏以桔槔則謂人之所引非引人者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均一桔槔也在人引之則爲機心在從人所引則可免罪今之人引人者乎抑爲人所引者乎不可不辨也

新安劉如韋館藏板

五雜組卷之十四

陳留謝肇淛著
滎陽潘膺祉校

事部二

人之難知也聖人猶然嘆之今之取士也以文章而紙上之談不足憑也程官也以功狀而矯誣之績不足信也采之於月旦而沽名者進矣核之於行事而飾詐者售矣居家而道學者大盜之藪也居官而建言者大奸之托也嗚乎世

安得眞才而用之

亂世之奸雄其才必足以自文貪得之鄙夫其術必足以自固故干紀濟惡者皆世所謂才士也吮癰舐痔者皆世所稱善人也

任大臣則當略其小過用大才則當寬其小疵以吏事責三公非禮貌之體也以二卵棄于城非駕馭之術也

告令煩者官必闒茸禮數多者人必險陂議論繁者事必無成言語躁者學必不固

郡縣之間功令瑣屑故外宦不若內宦之逸也朝廷之上事體掣肘故內事不如外事之辦也故旅進旅退與世浮沉則金馬門儘可避世全身如欲建尺寸之竪上有實政而下蒙實惠則非外吏不可

臺諫雖以風聞言事然輕以贓私汚人名節則過矣縱使有而發其陰私已非厚道況以傳聞曖昧之事或愛憎毀譽之口而妄加誣衊乎宋人小說載臺諫當上殿未有題目五更不寐乎

生新舊一一上心有鄉人來訪延款殷勤而翌日即上彈章者乃知此風其來已久

從來仕宦法罔之密無如本朝者上自宰輔下至驛遞巡宰莫不以虛文相酬應而京官猶可外吏則愈甚矣大抵官不留意政事一切付之胥曹而胥曹之所奉行者不過已往之舊牘歷年之成規不敢分毫踰越而上之人既以是責下則下之人亦不得不以故事虛文應之一有不應則上之胥曹又乘其隙而繩以法矣故郡縣之吏宵旰竭蹷惟日不足而吏治率以不振者職此之故也

上官蒞任之初必有一番禁諭謂之通行大率胥曹勦襲舊套以欺官而官假意振刷以欺百姓耳至於參謁有禁餽送有禁關節有禁私訐有禁常例有禁迎送有禁華靡有禁左右人役需索有禁然皆自禁之而自犯之朝令之而夕更之上焉者何以表率庶職而下焉者何以令庶民也至於文移之往來歲時之申報詞訟之

招詳官評之冊揭紛訾重積徒爲鼠蠹薪炬之資而勞民傷財不知紀極噫弊也久矣

唐宋以前不禁本地人爲官如朱買臣卽爲會稽太守宋時蔡君謨莆人而三仕於閩我國家惟武弁及廣文不禁其外則七官與曲阜令耳然亦不聞以鄉曲故法令不行也不知文職何故禁之永樂中邵圭以浙人巡按兩浙則知國初尚無此禁也南贛開府兼制閩廣然蒙愼以廣人余從祖杰以閩人皆嘗爲之蒙不知云何從祖當時已有稱不便者一二驕恣家奴且挾勢不避監司矣不如引嫌之爲愈也又河道總督制及浙西而潘季馴以浙西人爲之每行文移於監司守令常有格不行者古法之不可行於今此其一端也

地方若省冗官十可去其二三居官若省冗事十可去其六七京師之民最繁雜事最猥瑣而官常有餘閒者虛文省也只以人命一事言之京師有殺人者地方報之巡城御史行兵馬司

相視其情眞者即了矣有疑不決然後行正官檢視獄成上疏下之法司一讞而畢矣外藩則不然地方報縣先委尉簿相視情眞而後申府府有駁再駁而後申道道有駁再駁而後論直指其間一檢不已再檢不已比至三檢所報分寸稍異又行覆檢遂至有數縣官會問者數司理會問者數太守會問者而兩造未服爭論求勝自巡撫中丞直指使者藩臬之長守巡二道隔隣監司紛然批行解審及至獄成必歷十數問官赴十數監司而上人意見不一好作聰明必吹毛求疵駁問以炫己長迫夫招成不變而死者已過半矣兇轉詳又有京駁審録又有矜疑恤刑至部又紛紛告辯卒有元兇未正典刑而中正親屬相望告斃者至於官狥私而曲斷吏受賕而寢閣優柔不斷者動必經年遷轉不常者緊行停止其害又難以枚舉也嗟夫一事如此他事可知故不省虛文而望事集民安此必無之事也

國家於刑獄一途惓惓留意不啻三讞五覆而往往有負屈以死者如往歲荷花之寃甚與宋墨莊所載沉香事相類此皆初問之官不能用心細察而草草下筆其後遂一成而不可變耳又有人作聰明專以平反爲能者如山西趙思誠初任萊州司理雪一寃獄得名拜諫議後出爲監司一應強盜殺人之獄皆以爲誣悉縱之此則以意爲輕重者也

元世祖定天下之刑笞杖徒流絞五等笞杖罪既定曰天饒他一下地饒他一下我饒他一下應笞一百者止九十七杖亦如之此雖仁心亦近於戲矣我　國家絞之上有斬有凌遲而自流罪以下有大誥者減一等蓋當時頒大誥於天下欲人人習之故也後世相仍一槩減等而遇熱審及恤刑之期又減一等每歲決獄多時降旨停免故以詿誤陷太辟者多老死圜土中此亦法中之仁也

爲守令者貪汚無論已上者高談坐嘯而厭薄

簿書此一病也次者避嫌遠疑一切出內槩不敢親此亦一病也而上之人其疑守令甚於疑胥役其信奸民甚於信守令一切錢穀出入俱令里役自收而官不得經手此何里役皆伯夷而守令盡盜跖也事有違道以干譽者莫此爲甚焉

爲令者有八難勤瘁盡職上不及知而禮節一踈動取罪戾一也百姓見德上未必聞而當道一怒勢難挽回二也醇醇悶悶見爲無奇而奸

駔蜚語據以爲實三也凋劇之地以政拙招尤荒僻之鄉以踈逖見棄四也上多所喜多見忌於朋儕小民所天每見仇於蠹役五也繭絲不前則責成捆至苞苴不入則萋菲傍來六也宦成易怠百里半於九十課最易盈銜檠伏於康莊七也剔奸釐弊難調駔儈之口杜門絕謁不厭巨室之心八也至於郡守禮貌稍殊白黑難溷雖百責攸萃較令稍易然時有漏網於吞舟而負寃於覆瓿者此仲翔敬通所爲仰天長嘆

也

監司之臧否屬吏蓋亦難矣粉飾者見賞則闇脩者弗庸迎合者受知則骨梗者蒙棄搏擊者上考則長厚者無稱要結者得驩則孤立者無譽畔援者承旨則寒微者自疏至於資格一定則含豺狼而問狐狸意見稍偏則盼夜光而竇燕石故下吏之受知長官有難於扣九閽者昔王荊公爲幕職讀書達旦猶不爲韓魏公所知況其他乎

宋劉俁爲陝州參軍居官貧甚及歸賣所乘馬爲糧跨驢而歸魏野贈以詩云誰似其棠劉法掾來時騎馬去騎驢及眞宗封禪求野著作得此詩即拜俁爲京官噫今之小官如俁者難矣然不可謂無其人也但送行之詩多浮其實有如野之不阿所好乎而貝錦一成泣血剖心上人終不見信如宋眞宗者今監司千萬中無一人也

古人長官之待僚幕眞如父子兄弟絶無崖岸

之隔如昔時庾亮登樓其諸從事踞牀嘯傲桓宣武直入謝太傅室中至爲狂司馬所逼入內避之然此猶遠事也宋歐陽公在西京幕職與諸名士終日遊山時錢思公爲守至攜酒榼遣歌伎迎勞何嘗稍以勢分自居而亦何嘗失時廢事也今太守二千石下視丞判司理已如鵰之挾兎而瑣脅脂韋之輩趨承唯諾惟恐不及雖云同寮已隔若殿陛矣況上而藩臬又上而部使者乎上下相臨儼若木偶魚貫而進蒲伏而退其有賜清坐假顏色者即詫以爲國士之遇矣敢與之抗是非爭可否哉禮文進退之節平反出入之間一失其意朝白簡而夕報罷矣故仕路相戒天子之逆鱗易犯而上官之意指難違古人所謂善事上官無失名譽者亦有激其言之也

藩司之職即行中書省之別名也臬司則漢之刺史宋之提刑也但昔之權重可以巡歷黜陟二千石以下皆得易置　國朝自有巡按御史

之設而提刑之權輕矣其分司於外者雖時一舉行不過循襲故事耳其後以藩司分轄各郡爲分守臬司轄者爲分巡蓋藩臬之長以地遥不能周知而歲時復有祝釐入覲之役遷從事變之故非分司不足用也自萬曆壬辰以後天聽稍高銓補之牘不時得請藩臬十七空署事多兼攝而民愈不便矣

宋樞密使最尊其事權禮遇與宰相等當時文事出中書武事出樞密謂之兩府國朝兵部僅在六卿之列而永宣之朝大司馬如馬公文升劉公大夏時與輔臣同參密議蓋雖與相臣有間而其權亦與冢宰埒矣但既爲宰相自當兼管文武乃與樞密分權此又宋制之失也

六卿之序唐則吏禮兵民刑工貞觀改吏禮民兵刑工宋初以吏兵戶刑工禮爲次至神宗始定吏戶禮兵刑工蓋用周禮之序也今雖沿宋制而清貴之秩吏之下則禮禮下則兵兵下則工工下則戶戶下則刑至於都察院雖居六卿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雑組16巻』　請求記号 049.2-Sy921g
ガラス使用

之下而權勢與吏部埒百年以前尚無定序今則一成而不可變矣

太祖誅胡惟庸後罷丞相不復設而以九卿分治凡事可否聽自　上裁當時豈有內閣及票本之事哉永樂初以萬機多故於詞臣中選數人入閣辦事軍國重事亦與商確而當時九卿亦召預議不獨閣臣也其後稍倦勤遂令票擬以進習以爲常三楊當　英廟之初主少國疑權由已出天下遂以相名歸之而實非也夫以天學士爲相則學士不過詞林殿閣之職秩五品非相也如以處百僚之上則其尊多由兼官或六卿或宮保非本等職業也票擬不過幕賓記室之任可否取自　朝廷何權之有而其後如分宜江陵之爲者如猶吏之市權竊之也非眞權也唐宋宰相禮絕百寮坐中書堂行事自九卿而下進見皆省吏高唱鞠躬而入揖及進茶皆抗聲贊喝待制以上見則直言其官皆於席南橫設百官之位不迎不送其尊如此黜

陟予奪無一不自已出如申屠嘉廷辱鄧通蘇
良嗣笞薛懷義趙普按誅陳利用韓琦立召任
守忠此宰相之權也今之權皆已散而歸之大
小九卿而閣臣之門欲笞一人而無筆楚每日
坐容膝之地晨入酉出曀息不休退居邸第丞
郎皆與抗禮迎送僕僕安在其爲宰相也但去
天尺五呼吸可通大小萬幾悉經心目上之
禮眷殊於百辟於是人於始以爲天下事無一不
由閣臣定者而不知閣臣票擬悉據九卿之成
案不敢增一毫意見不敢踰尺寸或視者也夫
無宰相之實而冒宰相之名不能行宰相之事
而天下必責以宰相之業故今之爲閣臣者亦
難矣愚嘗謂永熙宣弘之朝若王楊劉謝等得
君行道言聽諫從是以閣臣而做宰相之功業
者也嘉隆以來若分宜新鄭江陵等廣布爪牙
要結近侍是以閣臣而假　天子之威福既不可窮而上下
至於今日　主上神聖議論繁多動輒掣肘其
否隔功業又不可就且

不以身爲射的則幸矣救死之不贍而何暇治天下哉

史稱姚崇爲救時之相夫救時之相豈易得哉世衰道微主德不聰好究潛伺幾務叢脞百姓流亡卽以伊周處此亦不過成得救時二字耳相之治國如醫之治病也其人彊壯無疾則教以珍攝保養無所事事之方若病勢已深急當治標雖有盧扁亦必鍼石湯灸之劑可謂其非神醫而僅爲救病之醫哉宋儒敢爲高論而輕薄世務迺於干戈雲擾之際猶以正心誠意之說進譬之垂絶之人教以吐納導引之方足以速其死而已矣

三代而下只得救時之相爲上策何者主非神聖人非結繩與其高談性命而無益於用不如救偏補弊隨事幹蠱爲有實効也如張良當楚漢之際孔明輔偏安之國李泌立革命之朝司馬光處變革之日其所經畫設施亦不過視其所急而先之故率能反亂爲治功成事舉使

君子者處三代之盛時豈不能陳王道興禮樂哉而不盡用其所長者其時勢非也故曰識時務者在乎俊傑夫堯舜之知不過知所先務耳知先務者救時之相也

才足以撥亂者多黯而自用量足以鎮俗者多懦而無爲抱苦節之貞者必褊於容衆具通達之識者或昧於禔躬諸葛武侯外綜軍旅內和人民淡泊明志寧靜致遠開誠布公集思廣益舉世之所難者而皆兼之三代以下一人而已矣

寇萊公爲相用人多不以例曰若用例則胥吏足矣何名宰相此格言也天子既以進賢退不肖之權寄之宰相與冢宰矣若復事事拘例人人循資又惡用進退之權爲也近來文网既密奸弊亦多藩臬外吏以下一切論俸而銓選之時置籤抽掣防弊之典可謂至公至愼矣而於用人之道則未也

古之爲相及冢宰者其於天下賢才盡在胸中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雑組16巻』　請求記号 049.2-Sy921g
ガラス使用

故可以不用例令之冗員既多事幾亦繁大小九列之外不復知其人矣至於銓選猥雜尤極不得不循資例但掣籤之法終不可傳後世兇其中弊竇亦自不少也

管仲之生誠不如召忽之死然一匡九合尊王庇民之績雖百召忽無爲也平勃之譎誠不及王陵之戇然乘機定亂反呂爲劉之功雖白王陵無爲也聖人於管仲不責其死而惟取其功其心之恕論之平如此而宋儒乃責平勃以不爭責王魏以事佞使平勃廢王魏亦漢唐無文景貞觀之治此政孔子所謂匹夫匹婦之爲諒者也又云濟大事者當以身狹仁傑爲法夫仁傑之法政得之平勃者也既以王陵爲正又以仁傑爲法俗語所謂要喫楊梅又怕口乾者也其無定見甚矣

才禀於天不可學而至也量成於人可學而至也故大臣當以德量爲先德量不足即有周公之才之美亦不足觀如宋王臨川近代張江陵

其才非不絶世然愎而自用褊而寡容其行事必自以爲是而人莫敢矯其非故王終誤國而張竟覆宗所係非細故也　國朝夏忠靖原吉識量不減韓魏公人嘗問公量可學乎公曰何爲不可吾少時遇犯者必怒始忍於色中忍於心久之自熟殊無相校意即大事亦不動矣故聖人謂小不忍則亂大謀忍於小者所以成其大也

處世須是耐煩而居官尤甚上自公卿下至守令但能耐煩便有識量着一急性者不得蓋事多在忙中錯也至於讀書　交友當戶涉世無不皆然不惟涵養德性亦足　占後來之造就使憧憧往來鹵莽裂滅之人即讀書亦不能咀嚼意味作事交友必且有始無終孔子所謂無恒之人也況於居官舉動食息不得自由不如意事舉目皆是若以忿懥躁競之心處之惟有投河赴海而已噫此雖人世之不古亦宇宙缺陷世界宜爾也故士必知命而後能樂天

易曰吉人之詞寡張釋之謂周勃張相如兩人言吶吶不出諸口然言語者心之華也未有無學術無識見而能言者以孔門而獨宰予子貢居言語之科言亦何容易哉子產有詞諸侯賴之詞之不可以已也蓋春秋戰國時其習尚已然矣其後儀秦首軫之流皆以一言取卿相然觀其立談之頃析軍國之大計察海內之情形如指諸掌此雖非聖門之言語而其苦心考究揣屬推測有後世宿儒所不能及者其難尤倍蓰之矣自晉一變爲清談言始不適於用宋再變爲道學其言又皆糟魄芻狗而不可聽則又何貴於言哉

三代之人必習爲詞命童子入小學則教以應對蓋赫蹏未興赤牘未削一切利害事宜皆面陳而口宣之故必其平日學問該博事機熟透猝至而應莫不合宜如今人上一疏投一書不知經幾籌畫費幾改竄或假手他人或勦襲舊語猶自詫以爲奇而況於立談之頃乎吾讀史

至子產之對晉人張祿之說秦王毛遂之定楚從蔡澤之感應侯樊將軍數羽之言淮陰侯築壇數語匆匆旁午之時荅辯如響皆成文章而見事定計發必破的若庖丁解牛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有餘地者其亦可謂命世之才也已自漢以後惟孔明見先主立定三分之計姚元之馬首倥傯以十事要明皇此皆脩詞決策預定於平日者也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已任及天章閣召問皇恐不能對退而上書詞之難也甚矣

古人不作寒暄書其有關係時政及彼已情事然後爲書以通之蓋自是一篇文字非信手荅作者如樂毅復燕昭王楊惲報孫會宗太史公復任少卿李陵與蘇中郎千載之下讀其言及覆其意未嘗不爲之潸然出涕者傳之不朽良有以也下此魯連之射聊城已墜縱橫之咳唾鄒陽之上獄書不過幽憤之哀詞君子猶無取焉況其他乎自晉以還始尚小牘然不過代將

命之詞叙往復之事耳言既不文事無可紀而或以高賢見賞或以書翰爲珍非故傳之也今人連篇累牘半是頌德之諛言只紙入行無非温清之俚語而究之梨棗欲以傳後其不知耻也亦甚矣

近時文人墨客有以淺近之情事而敷以深遠之華以寒暄之套習而飾以綺繪之語甚者詞藻勝而諄切之誼反微刻畫多而往復之意殫遠此在筆端游戲偶一爲之可也而動成卷帙其麗不億始讀之若可喜而十篇以上稍不耐觀百篇以上無不嘔噦矣而嗷嗷名俗子褒然千金享之吾不知其解也

王安石立新法引用小人卒致宋室南渡其禍烈矣而其初不過起於執拗之一念蓋孟子所謂咈咈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者當時亦但以快一時之意而不慮其害之至此極也近來名公清貞苦節天下想望其風采及其得位行事動與世齟齬而不相入乃其自信愈篤

而人之攻之也日益甚終不能安其位而去雖詆訶者太過而亦有以自取之也

顧佐爲都御史疾惡如仇百僚莫敢闖其居者待漏朝房至比隣十餘室無人聲其風采可想見然似亦過矣近代如海瑞在留都總憲諸御史不敢私市一物卒之日布被蕭然而已其清而狷其天性也然撫金陵時所行過當者甚多下弗堪也亦有必不可行者每官舫行限以拽夫十五名而止一日行部入淺河舟膠中流數日不能前郤迎送之禁既嚴廩既俱絕不得已自發白鏹僱舁者乃得行其在南吏部日中遣有訴冤者輒受其詞歸行之司屬司屬以非職掌不受也行之法司法司以非通政司所准不受也遞取而焚之其苛碎類若此然海公精力幹辦尚能必行其意後人効之一步不可行而物議沸矣

唐宋百官入朝皆乘馬宰相亦然政和間以雨雪泥滑特許暫乘轎自渡江後俱乘轎矣蓋江

南轎多馬少故也　國朝京官三品以上方許乘轎三五十年前即曹皆騎也其後因馬不便以小肩輿代之至近日遂無復乘馬者矣晉江李公爲宗伯時嚴禁之然終以不便未久即復故蓋乘馬不惟僱馬且僱控馬持杭者反費於肩輿不但勞逸之殊已也

國初進士皆步行後稍騎驢至弘正間有二三人共僱一馬者其後遂皆乘馬余以萬曆壬辰登第其時即署及諸進士皆騎也遇大風雨時

間有乘輿者迄今僅二十年而乘馬者遂絶跡矣亦人情之所趨且京師衣食於此者殆萬餘人非惟不能禁亦不必禁也

宋趙清獻公有御試日記一卷蓋嘉祐六年御試進士公時爲右司諫與賈直孺范貫之皆充編排官所記自二月二十六日起至三月初九日止駕幸考校所者二幸覆考所者四幸詳定所者二幸編排所者一雖上巳寒食休暇之辰孜孜不廢訓敕勞賜茶果酒穀無日無之當時

仁宗在御已四十年而猶慎重勤歎若此亦足
見作人之盛心有終之懿軌矣　國朝　御試
進士惟以三月十五日而十八日傳臚二十二
日謝恩故事　上皆視殿自　永陵之末高拱
不出近日遂習以爲常矣至於撤　御膳賜考
試官則間一行之如嘉靖之壬戌隆慶之辛未
萬曆之癸丑是時慈谿江陵福清三公皆受主
眷最隆故有殊典非例也
唐時進士及第醵金爲曲江之會即於同年中
選最年少者二人爲探花使世謂之探花郎今
以一甲第三爲探花不知起於何時而以第二
爲榜眼其名尤俗宋時及第不拘人數遇非常
恩澤有一榜盡賜及第者亦有隨意唱一甲至
三百二名方止者放進士至五甲而止本朝止
於三甲而一甲入史館二甲授六曹三甲出爲
郡縣其迴別不啻雲泥然故同籍之誼寖以衰
薄矣
唐時進士榜出後便往期集院醵金宴賞於中

請一人爲録事二人爲探花其他主宴主樂主酒主茶之類皆同年分掌之廣徵名伎窮搜勝境無日不宴至曲江大會先牒教坊奏請天子御紫雲樓以觀長安士女傾都縱觀車馬填咽公卿之家率以是日擇壻焉蓋不惟見聲名文物之盛豐享熙豫之景亦以人至起韋布登青雲故慎重其事以誘掖奬勸之也今里中兒入泮宮補弟子員猶簫鼓旌旗炬赫閭里而登第之日儼列而進分躒而退客即蕭然親朋嘿坐

桂玉莫惜徵責捆集而當事者動欲禁諭之約束之稍涉輕肥便滋物議此於士子之動心忍性不爲無裨而　國家右文賓興之大典亦稍輕矣譬之貧家娶婦合巹未畢遽令造飯緝麻一不當意聲色相加此雖教婦之道而非攝盛之禮也

唐時舉進士自狀頭以下皆以勢力游揚得之以摩詰之才不難作梨園子弟以干公主及其末也裴思謙紫衣懷閣豎之刺求狀元及第而

試官不敢違奔競之風於斯極矣武陵之荐杜牧黃裳之訪尹樞雖憐才之盛心而終非公慎之懿矩也至於宋而漸密矣然猶有王山之援故人子瞻之私方叔也至　國朝而禁令益嚴二百年來法度之至公至慎者獨此一途耳唐時士子入試皆遍謁公卿投贄行卷主司典試亦必廣訪名流旁蒐寒畯如王起放榜先問宰相所欲浣紬主春闈承其母命與宗人及第牛庶錫贊卷蕭昕要令首拔至於鄭薰錯認顏標雖被冬烘之誚亦不失爲激勸之盛心也宋初舉人被黜者猶得擊登聞鼓聲冤上命重試必多見收當時謂之還魂秀才蓋其法網猶寬　又　國朝而禁令之嚴極矣迨夫近疑議亦少至日則投剌及門皆爲請謁知名識面盡成罪案上之防士如防夷虜而旁觀之伺主司如伺寇盜舉蕩平正直之朝化爲穿腸荆棘之路以登贊額俊之典變爲防奸明刑之獄雖士習之漸靡有以致然而刻覈太過於拔茅連茹之初心

亦稍悖矣

洪武丁丑會試天下進士已定因所取多南人士論不服始命重試取韓克忠等而先中者及考官劉三吾等皆得罪弘治己未會試程敏政典試給事中華昶效其鬻題與徐經唐寅等及揭曉林廷玉又論之於是命李東陽重閱而黜經寅等十餘人敏政亦坐褫職而塲中越房宵尹爲房考越房取韓敬爲第一言官論之不已但終無左證韓與湯皆坐罷歸今萬曆庚戌湯取者尚有十七人言者并及之於是行原籍收所中硃卷會九卿臺省覆閱之然俱無他故不能深入也此事蓋三見矣而庚戌爲甚蓋議論紛紜不一越三四年始定其中十七人蓋多知七人名士云

宋初進士科法制稍密執政子弟多以嫌不令舉進士有過省而不敢就殿試者慶曆中王伯庸爲編排官其內弟劉原父廷試第一以嫌白列降爲第二今制惟知貢舉典試者宗族不得

入其宅諸親不禁也執政子弟擢上第者相望不絕然顧其公私何如耳楊用脩作牀頭天下不以爲私也至江陵諸子文皆假手他人而相聯登高第可乎萬曆癸未蘇工部濬入闈取李相公廷機爲首卷二君蓋同筆研桑梓至相善也然蘇取之而不以爲嫌李魁天下而人無間言公也庚戌之役湯庶子賓尹素知韓太史敬拔之高等而其後議論鑾起座主門生皆坐褫職夫韓之才誠高而湯之取未為失人但心跡雖明卒致兩敗俱傷亦可惜也然科場之法自是日益多端矣

國家取士從郡縣至鄉試俱有冒籍之禁此甚無謂當今大一統之朝有分土無分民何冒之有即夷虜戎狄猶當收之況比隣州縣乎且州縣有土着人少而客居多者一槩禁之將空其國矣山東臨清十九皆徽商占籍商亦籍也往年一學使苦欲逐之且有祖父皆預山東鄉薦而子孫不許入試者尤可笑也余時爲司理力

爭之始解　世廟時會稽章禮發解北畿衆閧然攻之　上問何謂冒籍具對所以　上曰普天下皆是我的秀才何得言冒大哉王言足以見天地無私之心也

拜主司爲門生自唐以來然矣策名朝廷而謝恩私室誠非所宜然進身之始不可忘也士爲知已者死執弟子禮非過也至於郡縣之吏拜舉主爲門生則無謂矣范文正以晏元獻薦入館終身以門生事之蓋感特達之知非尋常比也

也今江南如閩浙得薦尚難至江北部使者諸差旁午於道每循故事列姓名以報亦稱舉主門生其恩誼衰薄視朝夕相臨游揚造就者又逕庭矣近代惟霍海南韜張永嘉孚敬不拜主司然霍亦不受人作門生永嘉不能也永嘉登第時年逾五十主司見而憫其老也永嘉憾之其後大拜竟不及門云

訓蒙受業之師眞師也其恩深其義重在三之制與君父等至於主司之考校一日之遭遇耳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雜組16卷』　請求記号 049.2-Sy921g
ガラス使用

無造就之素也當道之薦揚甄別之故事耳無陶鑄之功也今人之所最急者舉主次殷勤者主司而少時受業之師富貴之日非但忘其恩併且忘其人矣夫所貴師爺者心相信也行相倣也勢可灼手則竿牘恐後門可羅雀則蹤跡杜絕甚至利害切身之日戈矛可操也石可下也何門生之有哉

朋友者五倫之一也古人之於師友皆恩深義重生死久要以巨卿伯元一言相許千里命駕伯桃角哀信誓爲期九原不爽蓋亦自重其言義非徒爲人已也降及後世漸以衰薄然王陽結綬而貢禹彈冠禹錫貶官而子厚易播尚有休戚與共之意焉至今日而永友無論即生友可托肝膈者亦寥寥絕響矣不擇也今之人少游之友達則有同年同僚之友又長則有同調同則同塾之友長則同課之友又長則有同調同然而遇苟然而合非古人之所謂友也故其中

亦有心相孚行相埶者不過十中之一二而敗
羣背義險薄無行之人亦已濫竽其中矣況少
之羣居長則必離窮之追隨達則必隔是非毀
譽縈其中世情文罔牽其外欲其驩然無閒安
可得哉夫士君子處世而無一二知已之人可
托炙生急難者則又安用此生爲矣故欲全友
道須先擇交其於同塾同游等輩之中觀其行
事心術灼然無疑者而後以心許之勿爲形迹
所拘勿爲讒毀所惑勿爲富貴貧賤所移則庶

乎古人之所謂友矣噫談何容易虞仲翔謂海
內得一知已死不恨韓昌黎謂感恩則有之矣
知已則未也故士必有一知二知已而後謂之士
亦必僅有一二知已而後謂之知已其它市道
之交去來聽之可也

今人處貧賤則泛濫廣交一切佻闥駔儈皆與
遊處及富貴之日則疾之如仇逐之如虎惟恐
其影響之不幽此雖友之無良而對面雲泥亦
已甚矣況其意不過爲保富貴計耶余筮仕佐

郡相知者惓惓以絶交爲急務余戲謂朋友五倫之一也使窮時之友可絶則窮時之父子夫婦兄弟皆可絶矣然余卒坐左遷而後聞善宦者其母詣之而不得見兄弟往而被逐始知前言亦有行之者矣非戲也

自唐以前最重門族王謝崔盧擯名奕世其他若滎陽之鄭隴西之李雖皇族國戚不敢與之爭先以侯景之篡逆欲求婚王謝而不可得薛宗起以不入郡姓碎戟請交蓋流品若是之嚴也其後貞觀開元屢加摧抑而族望時尚終不能禁婚姻嫁娶必取多貲故李嶠謂爵位不如族望官至方岳惟稱隴西然士貴自立何如耳如其人則鰥夫巖築可以登庸彼王之莽也李之陵也獨非望族耶而名辱行敗玷宗多矣宋以後漸所不論至今日縉紳君子有不能舉其三代以前因生賜姓胙土命氏故姓氏分而爲二男子稱氏婦人稱姓氏所以別貴賤姓所以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雜組16巻』　請求記号 049.2-Sy921g
ガラス使用

別婚姻也然亦有一氏而分爲數姓者三代而下姓氏合矣其同出而分支漸繁愈不可考矣春秋之時善論姓氏者魯有衆仲晉有胥臣鄭有子羽而其他諸子無稱焉遡流窮源若斯之難也世遠人亡文獻無徵兵革變遷家國更易故名世君子至有不能舉其宗者勢使然也然與其遠攀華胄牽合附會孰若闕所不知以俟後之人故家譜之法宜載其知者而闕其疑者漢高祖爲天子而其祖弟呼豐公毋爲昭靈后

而已名字不傳也蓋尚有古之遺意焉今世所傳百家姓宋時作也故以趙錢爲始首吳越之臣所成耶我　朝吳沉等進千家姓以朱承天運爲始其中有怪僻不經見者而海內之人又有出千家之外者惜當時儒臣未能遍行天下廣蒐之也漢顏川太守聊氏有萬姓譜今不復見近時吳興凌氏有萬姓統譜第恐其學識尚有限耳

夷狄之中極重氏族如契丹唯耶律氏與蕭氏

世世爲婚姻天竺則以刹利婆羅門二姓爲貴種其餘皆爲庶庶姓雖有功亦弗居大姓之下其它諸國莫不如是故唐以後之重門地亦跋扈拔氏倡之也禮失而求之四夷殆謂是耶

弇州先生以王謝爲望族而謂謝安能比王王大也謝有衰謝之義此語太近兒戲可笑然余亦有語復之曰王者大也滿則招損謝者退也謙則受益天道惡盈而流謙於王謝宜何居焉不知先生九京亦有以難余否也

今世流品可謂混淆之極婚娶之家惟論財勢耳有起自奴隸驟得富貴無不結姻高門締眷葬時者余嘗謂彼固倭景李建勳之見而爲名族者幷與秦晉而不恥何無別之甚也余邑長樂長樂此禁甚厲爲人奴者子孫不許讀書應試違者必羣擊之余謂此亦太過　國家立贅無方即奴緑而才且贒能自致青雲何傷但不當與爲婚姻耳及之新安見其俗不禁出仕而禁婚姻此制最爲得之乃吾郡有大謬不然者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雑組16巻』　請求記号 049.2-Sy921g
ガラス使用

主家凌替落薄反俛首於奴之子孫者多矣世事悠悠可爲太息者此也

婚姻不但當論門地亦當考姓之所自如姚陳胡田皆舜之後姬周魯衛曹鄭皆武王之後俱不宜爲婚其餘可以類推又歷代有賜姓者如項伯婁敬皆從劉徐勣安抱玉皆從李之類也有改姓者如疏廣之後改爲束唐穀之後改爲陶之類也有杜撰者京房推律而定爲京氏鴻漸筮易而定爲陸氏之類也有支分者如趙括之後因馬服而爲馬李陵之後因丙殿而爲丙之類也充義至類別嫌明微寧過於嚴毋傷於苟婚姻人道之始也加愼焉可也

古人喪禮爲父斬衰三年而父在爲母不過齊衰期而已此雖定天地之分正陰陽之位而揆之人子之情無乃太失其平乎子之生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要之母之劬勞十倍於父也夫婦敵體無相壓之義以父之故而不得伸情於母豈聖王以孝治天下之心乎且父母爲

長子齊衰三年而子於母及齊衰期亦倒置之甚矣此禮三代無明文可考或出漢儒杜撰未可知也而舉世歷代無有非之者至我　國家始定制父母皆斬衰三年即妾之子亦爲所生持服不以嫡故而殺此　聖祖所以順天理達人情自我作古萬世行之可也

古者嫂叔不相爲服所以別嫌也然兄弟同室一居杖期之喪而一緇衣玄冠不惟禮有不可亦心有不安矣我　國家定爲五月之服其於情禮可爲兩盡又古者有服內生子之禁今亦無之夫喪不處內此自孝子之心有所不忍耳禁之無爲也律設大法禮順人情如我　國家之制可謂兼之矣

師友無服非不爲服也義恩厚薄不等故也如七十子於孔子以父喪之可也如管鮑雷陳以兄弟喪之可也然而不可爲常也先王制禮順乎人情求爲可繼也昔號叔宛陽天太顛諸人爲之服禮可以義起也蓋師友至於今日恩義

之衰薄極矣生時貴賤且隔雲泥況生死之際乎

今執親之喪不飲酒食肉者罕矣百日之內禁之可也過此恐生疾病少加滋味亦復何妨至於預吉事赴筵席則名教之罪人也江南之人能守此戒者亦寥寥矣尚有生辰元旦變易吉服者亦何心哉

人有乘初喪而婚娶者謂之乘凶此在它處不知云何吾郡則恒有之矣此夷俗也當事者爲之厲禁可也

閩俗於初屬纊之時有女適人者則壻家延巫置燈輪轉之男女環繞號哭爲之藥師樹甚無謂也死每七日則備一祭謂之過七至四十九日而止或有延僧道作道場功德者搢紳禮法之家不爾也死後朝夕上食至百日而止至六十日則不用本家食而須外家或女家送之相沿以久不知其故但吳越之俗親友來致祭主家皆用鼓樂筵宴款客閩中獨無之客來祭者

一嘗茶果而出子姓族戚乃餕其餘較爲彼善於此耳

喪不哀而務爲觀美一惑也禮不循而徒作佛事二惑也葬不速而待擇吉地三惑也一惑病在婦人三惑則舉世蹈之矣可歎也已

古禮之尚行於今者喪得十七皆得十五至於祭則苟然而已冠則絕不復舉矣吾長樂人最習家禮亦間有行之者然世多笑其迂也

婚禮之不舉樂思嗣親也此或爲長子之當戶者言耳若父母在堂而爲子娶婦即舉樂何傷且攝盛之禮既已極其隆矣而獨禁音樂無乃不情乎

嫁女三日父母家來餉食俗謂之餕女女於五月五日回省父母謂之歸寧此漢以來禮也今人三日後女偕壻省父母謂之回鸞閩人謂之轉馬蓋春秋時有回馬之義也五月歸寧謂之取夏衣按周禮后妃歸寧亦用絺綌則夏之歸

寧其來久矣

張公藝九世同居古今以爲口實近代則浦江鄭氏耳蓋由祖宗立法謹嚴子孫世世相承不敢踰越縱有長舌之婦敗羣之子無所容其惡也然吾以爲人心不同一室之內豈無胡越況於孱坍悍婦驕兒稗子代不乏人間隙一開佻釁漸起與其隱忍包溷中離外合不如分析各得其願使兄弟好合妯娌肅雍無害於義政不必慕古人之虛名而釀閱墻之實禍也余嘗見巨室兄弟衆多先後宛若日逐勃谿至於婢使奴縑各爲其主怨尤讒賸無所不至始不能一日安其生者此雖女子小人之性亦宜分而強合有以致然也故必世世人人不畏婦而後可以同居如浦江者絕無而僅有者也

張公藝書忍字以進其意美矣而未盡善也居家馭衆當令紀綱法度截然有章乃可行之永久若使姑婦勃蹊奴僕放縱而爲家長者僅含默隱忍而已此不可一朝居而況九世乎善乎

浦江鄭氏對　太祖之言曰臣同居無它惟不聽婦人言耳此格論也雖百世可也

古今同居者又有漢樊重晉郤方貴俱三世博陵李幾七世河中姚氏十三世宋會稽裘承詢十九世而魏楊播百口共爨陸象山累世義居又不知九幾代也録之以媿惡婦劣子之欲析產者

漢稱萬石君家法唐則穆質柳公權二家爲世所崇尚至宋則不勝書矣我　朝文物威儀之盛則在江南而純厚謹嚴西北士夫家居多風氣使然也吾邑長樂雖海濱椎魯而士夫禮法甲於它郡余初登第時至邑中不敢乘輿搢紳往來者大率步行也由郭登車遇村落幅爲下市者不飾價男女别於途不淫不盜不鬬訟不逋賦先輩如鄭司寇世威家居猶布衣徒步蓋海內所絶無而僅有者近來一二巨室侈土木娛聲色駿駿鑿渾沌之竅矣然校之列邑猶爲彼善於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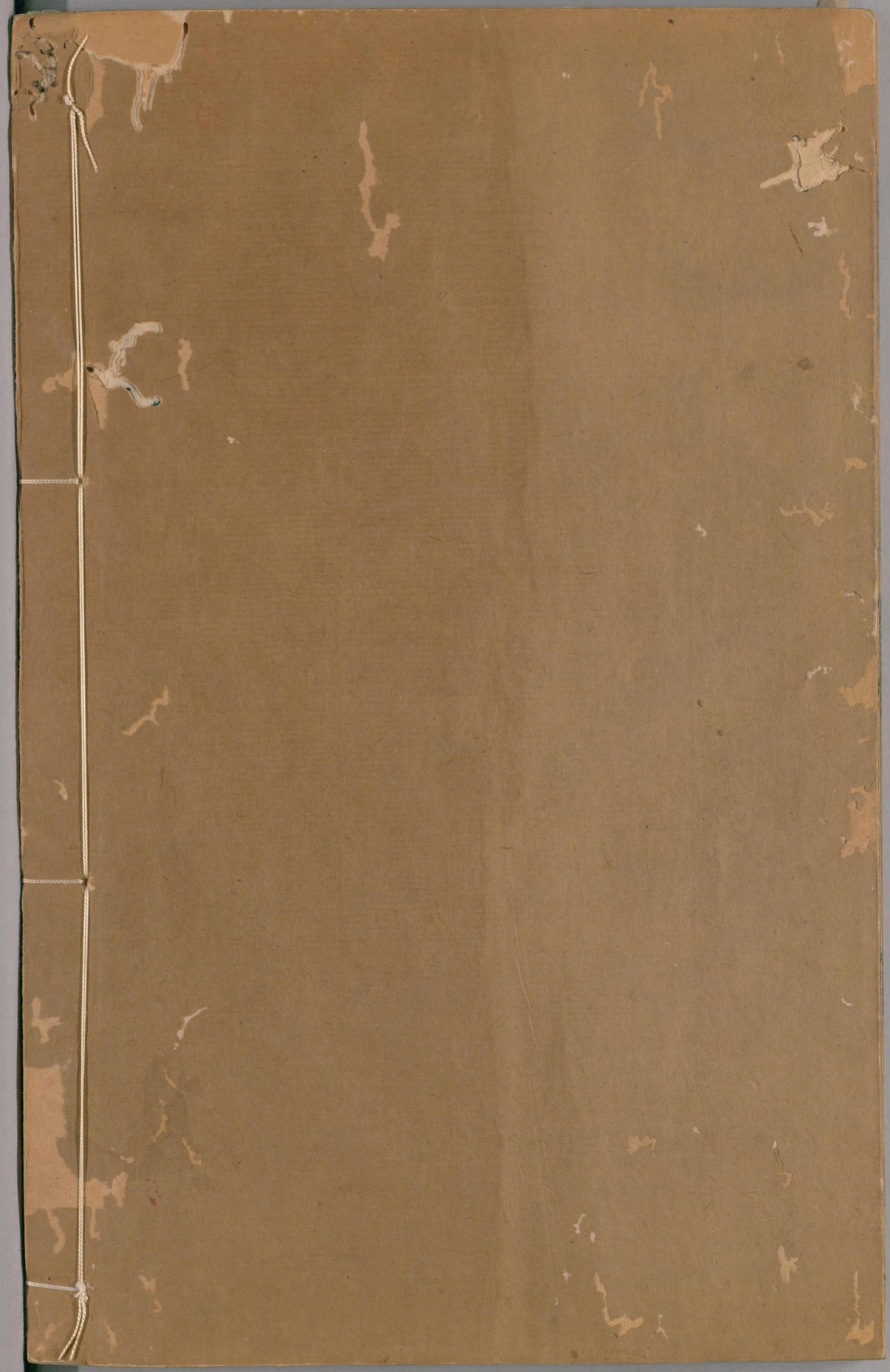
禮有出於聖人而實似無謂者如祀郊以配天祀明堂以配上帝是也天與上帝果有二耶無二而分之是矯誣也聖人不爲也又有世之所非而實是者歐陽濮議是也禮爲人後者不得顧其本生父母特不爲之服耳未嘗併父母之名没之也禮有三父八母養者繼者皆父母也嗣大位而改其所生父爲叔伯於心安乎於理順乎此拘儒之見必不可行者也　肅皇帝之初廷臣亦有主呂誨之議者則愈非矣　肅皇於諒闇之後從即入繼與英宗之久養宮中者又不同也弟承兄統而以兄爲父以父爲伯豈理也哉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夫子所以有正名之歎也今不父其父而禰其兄於正名何居焉甚矣腐儒之誤國家事也且匹者猶可耳太后在也以嫂爲母而伯母其母耑　太后於何地古人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也況不孝乎幸而　聖心獨斷天倫無虧其神武明決過宋英宗萬萬矣諸臣之枝譴雖永嘉不善處

而亦有以自取之也

周禮大祝辨九拜一稽首二頓首三空首四振動五吉拜六凶拜七奇拜八褒拜九肅拜鄭玄注稽首頭至地也頓首頭叩地也空首頭至手所謂拜手也振動戰栗變動之拜一云兩手相擊也吉拜拜而後稽顙也凶拜稽顙而後拜也奇拜屈一膝今雅拜是也或云一拜也褒讀爲報報拜耳拜也鄭司農云持節拜也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揖是也揖即揖也今人以頓首爲常禮而稽顙稽首緊施之喪服矣不知稽首非凶禮也尊長之施卑幼則云再拜而肅拜則惟藩王用之其它空首振動等拜皆無知者矣又書札申動稱九頓首此申包胥乞師於秦故事亦非佳事也

新安郑韋館藏板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雜組16卷』　請求記号 049.2-Sy921g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雑組16巻』　請求記号 049.2-Sy921g

ガラス使用